

夷

堅

志

夷堅丁志卷第六 十四事

和州毛人

宣和中和州一老婦人推乃兩男大者二十六歲
小者二十歲云在孕皆二十四月乃生遍體長
黑毛有光采眼睛如點漆白處如碧雲脣朱如
丹皆善相術嘗召赴京師賜金帛遣歸州通判
黃達如邀問相大者曰可至大夫與州生大子
其半得官黃呼長子出見問有官否搖其首問
壽幾何曰將錢來數至四十四錢顧其弟曰是

屢弟曰是即與之又相長女問有封邑否不對
問壽得五十三錢相次女得二十七錢凡閱數
人率如是而已初無多言是後二十餘年黃仕
歷御史郎官至朝請大夫知徽州而卒六子三
入官長子長女享年如所得錢之數次女以紹
興甲子歲從其夫祝生赴衡山尉溺死於江恰
二十七歲

王文卿相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

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
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
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
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
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桷元承也母馮氏蔡之
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
蘄王幕府王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
京子孫見存者特叙官向所謂幼子者適來池
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真黃

冠耳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愚駘成性無日不
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
下著必取諸其家夸多闖靡務以豪華勝人嘗
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
焉啖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
真琦從軍於彼每苦口諫之反遭訕辱後八年
琦從太尉劉錡信叔來臨安謁貴人於漾沙坑

琦坐茶肆向來酒官者直入相揖褰碎補烏巾
著破布裘裘半爲泥所污跣足行形容不可辨
久乃憶之問其故泣而對曰頃從京口任滿到
都下求官累歲無成孥累猥衆素不解生理囊
橐爲之一空告命亦與質妻子衣不蔽體每日
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琦曰何至沾汙如
是曰得錢糴米而無菜資但就食店拾所棄敗
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所以至是琦惻然
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折磨何所追悔琦

邀至所寓餉羊酒又與錢數十千使贖告身
後不復見又有郭信京師人父爲內諸司官
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元忠先生學
信自僦一齋好絜其衣服左顧右眄小不整即
呼匠治之以練羅吳綾爲鞋襪微汗便弃去浣
濯者不復着黃德琬以紹興己卯赴調適與之
鄰每勸之曰君後生未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
家雖富亦不宜枉費日復一日後來恐不能相
繼耳信殊不謂然隆興甲申冬黃再入都因訪

親戚陳晟見信在焉爲晟教幼子衣冠藍縷身
寒欲顛月得千錢自言父已死尚有田三百畝
家貲數千緡盡爲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
往素不識田疇所在無由尋索也黃與數百錢
捧謝而退

陳元輿

陳元輿 軒侍郎建陽人元名某未第前夢經兩
高門各有金書額右寺觀然一日左丞陳軒一
曰右丞黃履旣覺即改名以嘉祐八年第二人

登科履真至右丞而陳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
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
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日寄居達官盛
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而此兵年餘七十法
不應杖吾既聽贖而達官折簡來相謂不獲已
復呼入其家人羅拜泣請曰若杖必死吾不聽
亟命行決果死於杖下輿尸而出至今二十年
吾未嘗不追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
其不登大位汝等宜戒之方陳夢時左右丞乃

寄祿官其後始以爲執政蓋幽冥中已知之

高氏飢蟲

從政郎陳僕建陽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
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
四年畜一猫甚大極愛之常置于旁猫嬌呼則
取魚肉和飯以飼建炎三年夏夜露坐納涼猫
適叫命取鹿脯自嚼而啖猫至于再覺一物上
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喚燭照
其物凝然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鰕殼長八寸

漸大侔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
八子胎生蠕蠕若小獸人皆莫能識爲何物蓋
聞脯香而出也高氏疾即愈

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趨向籍
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爲人祈禱忽作神言曰
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懇訴曰
累世恃神力爲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
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遍命天下

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日幾
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
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潔祭禱擲筊百通訖
不下至十一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却番王諸路
神祇盡放遺矣即日靈響如初

陳墓杉木

建陽民陳普祖墓傍杉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
陳族十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
約次日祠墓伐木是夜普夢白須翁數人去主

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椽安得便伐
普曰誰爲黃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
今居信州豈必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
況我輩守護歷載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
妻妻曰只爲此樹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妄言明
日王一携乃錢酒及鶩鴨來祀家家罷與衆聚飲於
普家飲畢人分錢千有八十尚餘四十錢普取
之曰當以償我薪直一姪素兇很奪而撒于地
普怒歐之至折其足王一猶未去懼必興訟不

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歐遂
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因是蕩焉
或竄徙它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子德
琬買椽未得訪求於故里有以陳杉來言去願
鬻已久因校四十錢數房蕩析恐不能遽合爾
試遣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還是時已成
十六家各與千錢皆喜而來就竟仆以爲椽普
方話昔年夢琬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暈云
察院名達如

永寧莊牛

嗟氏建康永寧莊有牧童桀橫常騎巨牛縱食
人禾麥民泣請不悛但時舉手扣額訴于天地
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中正食麥苗風雨雷電摠
至牛及童俱震死同牧兒望見空中七八長人
通身著青布衣於烈焰中提童去又一人挈牛
升虛鑿其腦後一竅闊寸許舌出一尺火燎其
毛無遺監莊劉穩命舁牛弃諸江民竊攬取剥
食之劉詣尉訴尉諭勸之乃止

犬齧綠袍人

崇安人彭盈納粟得將仕郎既受命詣妻家致謝其家養七八犬甚大且惡居深山間素無官人登門彭服綠袍拜妻母未竟羣犬不吠同時而出一犬先齧僕頭衆犬環搏之面皮耳鼻皆破衮轉于地家人驚迫以巨棒痛擊方退彭已困卧血中惛不能知人兩日而死犬吠所怪蓋真有之鍾士顯侍郎只一子蔭補入官往妻族講禮斃於犬其事正同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歸。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弃我。我雖死。必懇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

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將

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慥問命韓
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
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葉大怒幾欲筆
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
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貨茶與之同歲乃
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
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
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

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
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
神哉

茅山道人

丙志所紀秦昌齡咎證事不甚詳的今得其始
末復載於此紹興癸酉三月秦同其姪焯詣茅
山觀鶴會邀溧水尉黃德琬訪劉蓑衣於黑虎
洞林間席地飲酒遣小史呼能唱詞道人俄二
十輩來迨夜步月行歌至清真觀路口道

坐諸人各呈其伎忽空中如人歌四句黃尉能
記其二云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秦
正四十三歲矣大不樂歷扣二十人此誰所言
皆曰元未嘗發口乃罷酒而遠遠九月果卒前一
年達真黃元道謂秦曰君有冤對切忌四三秦
懇求解釋之術時幼兒弄磁瓢爲戲黃取其一
呵祝以授秦秦接之手內如火不覺撲于地黃
復拾取歎息曰了不得回顧醫者湯三益曰君
宜藏此物遇有急則傾例之得青丸則不可服

紅丸則可服後三年湯病傷寒甚篤試傾其瓢
得紅藥一顆服之即瘳至今猶在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
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
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
錄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
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
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

還揚甚恐以七月某日 錢塘江下幸無 不

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
塚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揚目述前夢且曰度
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携歸泉
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賣沉香龍腦珠琲珍
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
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
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揚
顧語其僕不過燒得簷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

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
煨燼矣遂自經於庫牆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
實乃得梟葬云

僧化犬賦

陳茂秀才建陽人工爲文聚徒數十人於開福
寺地藏院院僧德輔能誦孔雀經主持水陸戒
律頗嚴陳之徒擾之已甚稍不副其欲浸潤於
陳陳遂撰德輔白晝化犬賦播于外其隔聯云
飢噬米糠幾度尋思於藥食冷眠苔帚這回拋

弃於憊床闔邑士民驚而來問四遠傳者皆以
爲然輔不勝具疏告天地旦旦登鍾樓以額
扣鍾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瘡穢
遍體不復能聚徒困悴以死衆謂口業招譴然
僧之用心報復亦爲已甚矣

張翁殺蠶

乾道八年信州乘葉驟貴斤直百錢沙溪民張
公翁有葉千斤育蠶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
其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以飼蠶尚欠其半若

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脫或不熟爲將柰何今
宜悉舉箔投于江而采葉出售不唯百千錢可
立得且徑快省事翁素伉暴妻不敢違陰與婦
謀恐一旦殺登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藏婦床
下是夕適有竊桑者翁忿怒半夜持矛往伺之
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椿以矛洞其腹立墜地死
歸語家人曰已刺殺一賊矣彼夜入爲盜雖殺
之無罪妻矍然疑必其子趨視之果也即解裙
自經于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

餘歸婦一身燭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
里正至將執婦送官婦急脫走至桑林亦縊死
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

此卷亦黃德琬

說

夷堅丁志卷第六

夷堅丁志卷第七 十六事

戴樓門宅

顯謨閣直學士林邵年二十歲時赴省試入京師僦居戴樓門內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以其僦直廉不問也數日後聞堂屋兩山小兒語聲喚僕登屋視之無所見次夕三鼓宿房內有盜至盡揭蓋覆衣衾去而門窗如初須臾一僕舉所卧薦席其下若新坎穴衣衾在焉又次夕陰晦中一物墜地聲甚大至曉乃花紋石

段四五各長數尺里巷來觀有識者云此州橋
花石也時方修橋往驗之信然遂徙出

林氏壻婢

林顯謨長女初嫁一武官夫婦對飲遣婢往堂
後小圃摘菜少頃壻忽大叫仆地如中風狀至
曉始蘇婢亦方還蓬頭垢面衣服皆沾汚疑其
乘隙有他過詰之云初入圃放燈籠於側以小
刀掘菜根方舉一窠有小兒長尺許自地踊出
揮刀斫之應手成四五兒愈斫愈多牽衣而上

遂爲所壓墜昏不醒及覺日已出度其見怪時
正壻得疾之際壻自是感心疾死林女後適中
大夫任靡

王厚韶薤蔔

王厚韶之長子位至節度使爲邊帥晚年歸京
師一日家集菜牒內薤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
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
時嘔吐明日死幼弟竊字輔道宣和初爲兵部
侍郎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

殺之報

天台王蟾蜍

蔡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
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爲
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
蜍雪色而朱日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爲吉兆
朱魯公丞相勝非郡人也崇寧四年春得之於
所居堂戶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祝
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舉器無見矣徑

往廟訪視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濟州逆馬

政和初濟州村民家馬生駒七日大與母等額上一目中有二睛鼻吻如龍吻邊與蹄上斑文如虎色正赤兩膊皆起肉焰一夕食其母皮骨無遺逸出田間民慮其爲患集數十人追殺之近郊畫工圖其形以示人蓋獸中梟獍也

南京龜

靖康元年閏月北虜犯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

見中大如車輪高三尺骨尾九條甲色黃如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躬負放生千秋萬歲節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殊不凡留守朱魯公命置于城隍廟郡人爭往觀公畏其惑衆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礮中累自不動但時或舉首人莫敢近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助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亡凡受敵踰半年竟不能陷

東國大夫

張邦昌爲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東海廟
夜夢神告曰他日至中書侍郎但不可爲東國
大夫後數年當宣和末果有鳳池之拜靖康元
年正月九日圍城中拜少宰出質於虜營挾以
歸燕山明年都城失守虜脅立爲楚帝遂坐誅

朱勝私印

朱丞相留守南京虜寇來攻方修守備夜巡城
至南門見壕外光照地固然如燭遣人視之無

物也謹識其處旦而掘之得一銅方印大徑寸
古篆四字曰朱勝私印銅色深綠製作甚精朱
公名勝非而印曰朱勝私亦異矣

右八事皆見
朱丞相秀水

間居
錄

乾道八年子仲兄留守建康亦發土得印徑寸
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諸軍都虞
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大渾王

聞人興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魁侷豪

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爲州

與學諭婁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

九月興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

盛諦視乃虞也謂興祖曰幸當與君聯事呼後

使升曰此馬頃刻千里俛仰間身已據鞍遂

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晝行數里火光浸微至

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內燈燭明滅廷下

吏卒或坐或卧見二騎至不爲起二人轉而東

復少北有聽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鞠躬聲喏虞

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其衣虞曰令嗣先在此矣蓋數年前所失稚子也虞曰君且歸徐當相迎與祖方盥轡蹶然而寤明日偏告常所來往者疑爲不祥未幾因出謂過婁氏之門毛骨凜然俱竦即得疾扶歸家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生振曰聞兄爲冥吏信否與祖唯唯振又曰人持盃玦來卜者兄能告以吉凶乎曰大渾王雅不喜此振曰然則兄爲大渾王官屬邪與祖遽

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尚依約
其哭聲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
侍郎之孫楊卓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
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
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
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
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荊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

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竒貨即補張寘
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
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
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
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矍然不謂至此驪與兩
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屏
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
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
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

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
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
興來訖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
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
爾又曰適巴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
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
沙然郇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湯史二相

縉雲湯丞相四明史丞相紹興十五年乙丑俱

在臨安湯公以政和令赴詞科史公以進士赴
省試同詣韓慥問命慥時方葺所居僅留一席
地每客來立談即逝及二公至各言甲子憐呼
小女設倚延坐置茶咨歎良久拱手曰二公皆
宰相即日身奮矣皆不敢自謂然是年並擢第
湯公由館閣翰苑登樞府以丁丑歲拜相史公
方爲大學博士常語人曰韓慥言湯公信神驗
何獨至於我而失之今之相望真天冠地履也
庚辰之冬湯公自左揆免歸史公正直講

建邨用攀附恩亟遷癸未春拜相

荆山客邸

韓洙者洺州人流離南來寓家信州弋陽縣大
柳村獨往縣東二十里地名荆山開酒肆及客
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舉人赴省試來往甚盛
瓊州黎秀才宿其邸旦而行遺小布囊於房店
僕持白洙洙曰謹守之俟來取時審細分付黎
生行至了頭巖旣一驛矣始覺亟回韓庄徑趨
卧室內翻揭席薦無所見而出面色如墨目眈

口咳不復能言洙曰豈非有遺忘物乎愀然曰
家在海外相去五千里僅有少物以給道費一
夕失之必死於道路不歸骨矣洙笑曰爲君政
得不必憂命僕取以還封記如初解視之凡爲
銀四十四兩金五兩又金釵一雙黎奉銀五兩
致謝拒不受黎感泣而去明年游士范萬頃詢
知其事題詩壁間曰囊金遺失正茫然逆旅仁
心盡付還從此弋陽漆故事不教陰德擅燕山
又跋云世間嗜利爲小人之行者比比皆是聞

韓子之風得無愧乎洙今見存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日我
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
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
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
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
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
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

早從南董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
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
南門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
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豕物汝
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不許
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
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
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
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

嗟異良父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
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詩焉杜掃一室謹
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
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
人從外直入閣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
怒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
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

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關浮舟
 沂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史持刺稱華陰小廳
 子欲參謁推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
 善祇役於邑中來日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
 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
 舟則又曰所言絕祕不願傍近聞之必移泊北
 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
 豈非姦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
 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

奈何夜未半，夫風忽起如山頽。泉決之聲魚龍
悲吟，波浪濺激，挫兀不得寐。兢憂達曉，望南岸
既崩，摧數仞。客舟元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
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武昌州宅

劉亞夫爲武昌守，始入州宅望堂上，若有人及
升堂，正見婦人在門扇內立，垂雙足于外，親往
視之，蓋新被刖者，履襪皆鮮潔，不見上體，立而
不什。劉疑以爲姦人所爲，陰察中外，寂無聲跡。

凡停留兩日乃命埋藏之竟不測其異

孫革說

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乘節出
沐挈三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
乃弃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
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
子求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
來即告其鄰共捕執送縣窮鞫甚苦李誣服云
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而竊兒以歸今

既成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詣郡正械立廷下
陰雲忽興雷電皆至季杻械自解脫兀兀如癡
稍定則惟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冤諸吏
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懼良久呼問李所見
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
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
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并此
兒至今無恙

夷堅丁志卷第七

夷堅丁志卷第八十四事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
州值歲暮不盤術

語謂生肆賣術為
游市為盤術

正旦日

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
可愛因相携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
滑足李不覺墮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
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
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即觸石壁循

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
方爛熳雖飢渴又攻而花與冰皆不可及已而
明甚前過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
房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
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
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覩俄
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
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
寺憇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

我一杯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
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
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滁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
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財如一晝耳增率衆挾
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遠
颺陽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爲誰以姓
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
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
事或誚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

乎且雙石洞門安知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
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
今在臨川

陳錡說
聞之大川

雷擊王四

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
訴于官每爲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
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
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
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旁舍雨止而出

聞惡子已震死趨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脅下皮
肉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携已失矣

南豐雷媪

南豐縣押錄黃伸家因大雨隆雷媪于廷擾擾
東西蒼黃失措髮茁然赤色甚短兩足但三指
大略皆如人形良久雲氣斗暗震電閃爍遂去
不見

泥中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居民聞空中數百人同

時大笑明旦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其旁泥內
印巨人跡絕偉胷腔痕入地尺餘足長二尺闊
稱之疑神物盡力拔樹遇滑而度故衆共笑之
云一

宜黃人相船

宜黃人多能相船但父子相傳眼訣而無所謂
占書之類乾道五年縣民莫寅造大艦成以大
錢邀善術者視之曰此爲雌船而體得雄一板
如矛靳焉居中其相旣成在法當凶官事且起

災于主翁寅欲改更之曰禍福已定不可爲也
寅持錢三百萬將買鹽淮東適州需船載上供
錢拘以徃至大孤山下桅檣爲風所折倉卒無
可買伐岸傍杉爲之人或言此神樹不暇恤是
夕滿船聞音響震厲莫測所以然旣過丹陽盜
夜入船諦觀之若甲士數十輩往來者寅家藏
古刀累世矣近年遇夜後光采發見訝其異取
以自隨乃携此力徑趨前間值一人熟睡手橫
腹上奮刀連斫之斷其右臂救至得不死蓋部

細官劉尉也初劉生以寅解事有膽故處其舟
中元未嘗有纖介之隙寅殊不知覺遂就擒鞠
于鎮江獄府官欲論以死而劉尉持不肯曰固
他生宿冤耳非今世事吾幸存餘生何必處以
極典遂用疑獄奏讞得減死黥隸邵武軍

頰瘤巨虱

臨川人有瘤生頰間痒不復可忍每以火烘灸
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真
虱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項上然後施砒

瘤才破小風通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風
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乃與頰了不相干略無
癍痕但瘤所障處正白爾

胡道士

胡五者宜黃細民每鄉社聚戲作研鼓時則爲
道士故自爲胡道士以煮螺師爲業必先揭其
甲然後亨之及卧病自舉右手一指曰一螺在
此遂以針剔去其瓜流血披掌呼叫稱痛少焉
又剔其次者至并足甲皆盡乃死

趙監廟

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窟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亂漢道人

乙志所載陽大明遇人呵石成紫金事予於起居注得之今又得南康尉陳世材所記微有不
同而甚詳故復書於此大明者南康縣程龍里
士人父喪廬慕次其明年歲在壬戌乙志作七
癸亥

月七日晨興有道人從山下來陽時與學童三
四人處一僕執炊荒山寂寞左右前後十里間
絕無人居扳緣蘿蔓乃得到正無可與語見客
來喜而迎之坐客曰子八月當有厄服吾藥可
免取晉間小瓢出藥一粒令以水吞且曰吾有

求於子其許我乎曰何求客指架上布衫曰以此見與陽欲許而頗疑其僞未即與請至再不
得已付之客捲納瓢中瓢口倦容指陽雖怪咤
然默念豈幻我歟旣而言吾豈真欲衫聊相試
耳便能見贈爲可嘉也探瓢出還之索椀水寘
藥末一撮撥旋久之成紅丸如彈揖陽曰能服
此否陽曰身幸無病不願服客即自吞之徐徐
語曰子久此當窘用吾有遺於子呼學童掬塊
土大如拳握而噓之者三顧陽曰意吾手中何

物曰不知也置諸几則爛然金一塊歷歷有

指痕曰可收此 晨昏之費蓋陽母尚存陽

方知爲異人尚疑 財利嘗試我拒弗受客

笑擲之地引脚蹙之遂成頑石起辭去留與飲

不可漫指壁間詩謂曰此皆諸公見寄者願得

先生一篇如何客曰子欲詩可矣取案上秃筆

就地拂數四蘸椀水中大書于壁略無丹墨之

跡殊不可辨旣送之下山回視已若淡紫色其

詩云陽君真確士孝行洞穹壤皇上憐其艱七

夕遣回往逡巡樂碩石遺子爲饋享子既不我
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
首鼠記青雲看反掌前題亂漢道人四字字徑
四寸許俄又加赤色正如赤土所書明日遍詢
村民皆莫見所謂道人者鄉之士共以告縣縣
告郡郡聞於朝賜束帛後五年世材自福州來
爲尉親見陽談始末如此訪程龍之廬屋
頽他詩悉剥落獨道人者洒然如新詩中云
回往疑必呂洞賓云陽廬父墓終喪母繼亡亦

吳僧伽

吳僧伽贛川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游
結庵於贛縣岫嶺久而去之客雲都淨寺之僧
伽院事遂主院事故因目為吾僧伽佯狂市廛
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扣之曰趙家天子
趙家王不曉其意逢善人于塗輒拱揖致敬貪

暴不仁者率抵以狗彘不少屈惡少年不樂至
羣輩譟逐之嘗走避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
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掃帚不旬浹萬竹悉
枯此家固一凶族自是襄替寺後竹叢一竿最
巨忽夜半造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
是他僧爲之廢寢怒而伐之旣而紫芝徑尺生
槲上邑民曾德柔老無子與妻議飯吳以祈未
及召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
何爲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

于南洲而外但曠野過門必言曰錢將
平晉矣反洲沒於水市遂徙于邑門之陽嘗求
菜于民婦戒使多爲具婦夫歸怒其妄費
吳至乞醯生啖之若欲輟而食者再三婦田
食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汝夫婦責言耳民駭
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慶巖定應師
師曰雪川自有佛禮我何爲孫曰佛爲誰曰吾
法弟僧伽也爲吾持一扇寄之舟樣岸吳已至
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

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爲生佛一夕遍
詣同寺諸刹門鋪坐其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
無應者中夕跌坐而逝時太中祥符己酉六月
六日也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
何往病僂急趨曰少幹少幹商歸乃知其亡其
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僉議勿火化而聖其
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一僧來郡城訪桂安雅
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爲何人曰雩都妙淨寺明
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閩遂不見後乃審

其故云明覺即僧伽也真身至今存

何丞相

何文績丞相初自仙井來京師過梓潼欲謁張
王廟而忘之行十里始覺亟下馬還望默禱再
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坐簾中投文書一軸于外
發視之全類世間告命亦有詞語覺而記其三
句云朕臨軒策士得十人者今汝衰然爲舉首
後結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
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

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傳崧卿以省元升甲遂足十數蓋夢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石葉
此林書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即挈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

不能入婦人含水嚙之稍大於前又狠言官人
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嚙
水叱之遂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
止客猶不聽蛇即從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
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于官婦笑曰無
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
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
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邵武軍泰寧瑞雲院主僧顯用之師普聞乾

六年十一月一十八日巡堂殿焚香至羅漢像
前方瞻禮次一雀飛鳴盤旋歛翼立爐上歷一
時久凝駐不動視之已化矣鄉人接跡來觀了
不傾側正與像相對顯用具白縣縣宰趙善扛
書偈于紙尾曰日日飛鳴宣妙旨幻華起滅復
何疑可憐多少風塵客去去來來只自欺寺僧
圖其狀刻石今經數年雀羽毛不摧落儼然如
生遠近起敬者不絕予甲志所載鼠壞經事亦

十卷

十一

此寺也紹興初宗本住秦寧之丹霞亦有雀化
之異顯用持
刻本來

夷堅丁志卷第八

夷堅丁志卷第九十二事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山于
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
尋憶良人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厚

妻王氏也自亂離睽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
尚濕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
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
行其一衣紫佩金馬盃以帛擁填見楊愕然不

敢公招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衆散引揚到
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
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
刀自剄。不殊。大酋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
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
在江。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
女伴出游。因感而書。

謂叔

間願再

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楊恐宅。人出不
敢久留。連悵然告別。雖眷眷于懷。未欲復往。它

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
亡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
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
所書時禁未立奉使官屬尚得與外人相往
來楊急謂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
韓駭曰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
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閫無人居荒草如
織逢牆外打線媪試告焉媪曰意娘實在此然
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閱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

國亡因隨葬此遂指示空處二人踰垣入恍然
見從廡下趣室中皆驚懼然業已至即隨之乃
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貌悉曩所見韓悲痛
還館具酒殺作文祭酌欲挈遺燼歸拜而祝曰
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
愛念孤魂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
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顧則
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

裏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

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益踈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推乃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況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許道壽

許道壽者本建康道士後還爲民居臨安太廟前以鬻香爲業倣廣州造龍涎諸香雖沉麝箋檀亦太半作僞其母寡居久忽如妊娠一產二物身成小兒形而頭一爲猫一爲鴉惡而殺之

數日間母子皆死時隆興元年

滕明之

臨安人滕明之初爲諸司吏坐事失職無以養
妻子乃爲人管幹官爵差遣規取其贏且好把
持人語言短長求取無度識者畏而惡之紹興
丁卯之秋告其妻曰吾適夢至望仙橋入馬胎
中驚怛而寤此何祥也即得疾死死之夕家人
皆聞馬嘶聲妻後亦流爲倡云

西池游

宣和中京師西池春游內酒庫吏周欽倚仙橋
欄檻投餅餌以飼魚魚去來游泳觀者雜沓良
久皆散唯一婦人留引周裾與言視之蓋舊鄰
賣藥駱生妻也自徙居後聲迹不相聞見之喜
甚問良人安在顧額曰向與子鄰時彼謂我私
子子既徙去猶屢箠辱我我不能堪與之決絕
今寓食阿姨家聞子已喪偶思欲遣媒妁言議
而未及不料獲相逢於此周愈喜即邀入酒肆
草草成約納爲妻踰數月因出城回買飯于市

駱生適自藥笈過門周以娶其出婦之故羞見
之掩面欲避駱遽入相揖周勉與語且詢其室
家駱傷惋曰首春病疫死矣吾如失左右手悲
念之不忘遂泣下周寬譬使去殊大驚又疑駱
諱前事而爲之說立詣舊 訪鄰里皆言駱妻
死明白曰吾屬皆送葬者也周益自失懼不敢
還家又不知所爲縱飲酒壚醉就睡迨夜乃出
信步行茫無所之值當道卧者絆而仆沾濕滿
身復起行財數十步聞連呼殺人邏卒躡尋見

周意狀蒼忙而汚血被體共執送官具說蹤跡
如此竟不能自明琮死於獄而真盜逸至京東
以他過敗獲具言都城殺人事移牒開封則周
既死矣可謂竒禍也其子子明亦坐惡逆誅

舒懋育 鯁鯁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鯁鯁
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壘失所蓄遍尋之乃悉
緣著屋壁累累欲上而無所屆繚繞糾結可畏
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

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
物所在因汲水見密蟠 不暇顧省拾取而
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
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歟蟬頭喙突出
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陳媳婦

宣和四年京師鬻果小民子夜遇婦人艷粧秀
色來與語邀至一處相與燕狎頗得衣物之贈
是夜夜見之所獲益多民服飾驟鮮華而容

日 醫巫不能愈有禁衛典首劉某持齋戒

不食但啖乳香飲水能制鬼物都人謂之喫香
劉太保民父母偕往禱祈劉呼視其子曰此物
乃爲怪耶吾久疑其必作孽今果爾即共造產
科醫者陳媳婦家陳之門刻木爲婦人飾以衣
服冠珥稍故暗則加采繪而更新其衣自父祖
以來有之不記歲月矣劉揭其首幕令民子視
之則宛然夜所見者乃就其家設壇位步罰作
法舉火四十九炬焚之怪遂絕

河東鄭屠

臨安 豬但一大屠爲之長每五鼓擊殺于作坊須割裂既竟然後衆屠兒分挈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嘗肉於案鉤上用 力頗銳鉤尖利甚傷其掌刃透手背痛逾月方愈又臨竈燂豬恍若有物挽捽入大釜中妻子急之半身煮爛死矣

張顏承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頤觸

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
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徼巡卒共
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
也往某坊內幸爲僦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
頭顱腫潰如盎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
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爬
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
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
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

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諸彼庶見證
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
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
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
樣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
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
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
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
然無所赴愬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

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狠白主
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
給言終而士比曉妻舉戶橐瘞于水濱泣拜君
曰大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
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
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
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旣殞於非命又痛妻兒
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
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

欲西樂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
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
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
期可掃洒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
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
半則不可爲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
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
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
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

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
漑漑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墮墜于下
頭縮入項間而死

龍澤陳永年

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
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初澤
父全旣死澤妹鐵師居曰龜池爲娼其母但處
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
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亦相與罵侮以乞婆目

之故獲此譴同時有嚴州人陳永年同其兄開
銀鋪于臨安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
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
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恚悶仆絕八追
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卧是夕永年
亦遭震厄

錢塘潮

錢塘江潮八月十八日最大天下偉觀也臨安
民俗大半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

或聞空中語曰今年當死于橋者數百皆凶
不孝之人其間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
預此籍則斥去又聞應者甚衆民怪駭不敢言
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
橋且折旦而告其鄰數家所夢皆略同相與危
懼比朝將至橋上人已滿得夢者從傍伺之遇
親識立于上者密勸之使下咸以爲妖妄不聽
須臾潮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入水凡
壓溺而死數百人旣而死者家來號泣收斂道

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乃知神明罰惡
假手致誅非偶然爾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
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
師遇舊友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
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五百貫
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
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

藩窵中柰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
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說然亦不得已
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
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
行可乎即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
携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
甲具荅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
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
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

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于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焉可惜也

要二逆報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爲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
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
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爲民殊不以
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
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襆被登舟
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
罵曰母生我旣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柰
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
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爲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

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
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
夫震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
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
還也民之家遂絕

此卷

忠翊

夷堅丁志卷第九